赤城前集

赤城集
明刊本

赤城集序

天台山至晉孫興公始傳晉以
前不知幾千年矣何傳之晩也
自晉以来歷宋齊梁陳隋唐天
台人物見簡冊落落纔十數入
本朝始漸盛南渡迄今始益盛

而距晉亦且千年矣又何盛之晚哉得非發露之驟者盤鬱淺韜晦之久者培養深氣脉俟時數而轉旋文獻由風化而薰灼儻會至而機動自有不容掩遏者邪由今視之履行者勲業者

風節者文學者或旁晚其藩或深入其奥往往而不乏矣而又官守者寓游者於此多瑰傑焉絕興建者寫光景者於此多膏馥焉今而往不更洋洋乎哉夫有所待而發者時也風化之所

召也有所萃而存者書也亦風化之所關也初康吉林君詠道類天台集子逢吉續之而詩之屬天台者無遺矣貧窓陳公壽老修赤城志逢吉又續之而事之屬天台者無遺矣獨記序書

傳銘誄贊頌之文天台集不暇載赤城志載不盡者逢吉復分門會稡析詩爲一號赤城集凡若干卷而前後太守丁侯璹洮侯堅爲鋟之梓於是前所謂襃行者勳業者風節者文學者官

守者寓游者紀興建而寫光景者一啓卷咸彰彰焉盖自有宇宙至晉不知幾千年自晉迄今亦且千年而天台人物之盛幾淳萃於此書君子推本之以為是本朝風化之所召台之大夫士讀是書而知其故必將慨然奮厲期無負君師以自昭於不朽孰謂於風化無關乎逢吉名表民淳祐八年八月既望朝散大夫新除直敷文閣江南西路轉運判官兼權隆興府吳子良序

赤成集總目

陳忠肅公瓘南劍人嘗編管台州二首
陳古靈襄侯官人嘗為仙居令四首
章校書望之武寧人一首
蘇文忠軾眉山人一首
蘇長史舜欽一首
羅提刑適寧海人一首
朱文公熹新安人一首

呂東萊祖謙金華人一首

葉水心適龍泉人七首

趙丞相汝愚上饒人嘗知台州一首

楊誠齋萬里廬陵人一首

陳龍川亮永康人一首

吳康肅芾仙居人一首

石南康塈臨海人二首

陳侍郎公輔臨海人二首

樓參政鑰四明人嘗[illegible]台州通判四首

王大田象祖臨海人四首

張秘書布臨海人二首

王侍郎居安黃巖人二首

陳篔窓耆卿臨海人十首

吳荆溪子良臨海人十五首

杜清獻範黃巖人二首

陳參政騤臨海人一首

周學士必大江西人一首
方刪修行可寧海人二首
尤尚書袤毘陵人嘗知台州四首
唐朝請仲友東陽人嘗知台州三首
洪丹陽興祖一首
劉祭酒爚一首
謝觀察采伯一首
洪通判适鄱陽人二首

石中丞公孺新昌人二首
姜教授容二首
俞教授建四首
黃龍圖裳一首
包提刑恢嘗知台州二首
蘇從事夢齡一首
陳通判觀二首
元郡守絳錢塘人一首

張校書奕一首
曾教授會魯郡人一首
黄宣德逑一首
方教授暎一首
樓大理觀臨海人二首
趙推官師回一首
陳古鄉塤一首
李朝散宗勉一首

馬都官仲甫一首
趙大梁汝回二首
謝永嘉雩一首
黄縣尉闓一首
彭縣令仲剛一首
方進士沂一首
京御史鏜一首
林長溪仰一首

蔡永嘉範一首
謝上蔡直一首
韓潁川元吉一首
許錫山景陰一首
趙縣丞善宿一首
樓承奉府一首
劉栝蒼倚友一首
錢主簿唯演一首

李都尉昉一首
季教授翔二首
范知州說一首
謝朝請亦俊一首
賈教授南金一首
王教授謙之二首
應教授椿年一首
孫胥勾賓一首

魯教授訔　一首
李大理慶孫　一首
陳提幹淳祖　一首
周西麓端朝　一首
陳教授振孫　一首
王大理子與　一首
林縣令師穌　一首
鄭朝奉公鯉　一首
宋進士誠　一首
王沂國藝　一首
林竹邨師點東魯人　一首
董御史亨復　一首
陳知縣振之　一首
王雙溪謙　一首
沈東陽振　一首
王主簿淥　一首

李縣令知微二首
李司録昌齡一首
葉提舉崇一首
趙古沐師夏二首
陳朝奉貴謙一首
王汝隂鋌一首
趙東里蕃一首
王汝隂瀌清一首

高中奉文彪一首
齊郡守預一首
顏縣令度一首
張縣令端一首
曾朝散丰一首
張縣令景修一首
王松臺綽一首
趙郡守必愿一首

王縣令然二首

赤城集目録

卷之一

台州新城記
台州重修城記
重修子城記
築城議
上丞相論台州城築事
台州雜記

臨海風俗記

卷之二

台州興修記

台州重修社稷壇記

台州郡治聽壁記

上宰執論台州財賦

台州重建便聽記

台州通判聽題名記

重建台州通判聽記

台州添差通判聽壁記

台州推官重建聽事述

台州新造刻漏記

推官聽題名記

卷之三

重建録事聽石記序

台州司理叅軍題名記

台州司戶廳壁記
台州重建衙樓記
臨海縣廳記
臨海縣廳壁記
臨海縣重建縣治記
臨海縣重建宣詔亭記
臨海縣重建縣治記
臨海縣尉廳壁記
尉思隱軒記
黃巖縣廳壁記
黃巖縣重建廳事記

卷之四

黃巖知縣續題名記
黃巖縣尉題名記
重建黃巖縣尉廳記
天台縣題名記

仙居縣令廳壁記
仙居縣題名記
仙居縣重修尉廳記
仙居縣主簿廳記
寧海縣尹題名記
寧海縣丞廳壁記
寧海縣主簿廳壁記
寧海縣新建衙樓記

卷之五

丹丘州學記
州學記
台州重修學記
台州重修學碑
台州重修至聖文宣王廟記
台州鄉飲酒記
台州州學藏監書記

州學更造釋奠祭器頌

卷之六

州學建武齋記
州學教授題名記
台州新給贍學田記
台州增學田記
增學田記
州學增高塗田記

州學登科題名記
登科續題名記
增造貢院記
臨海進士登科題名

卷之七

天台縣學記
天台縣文宣王廟記
寧海縣文宣王廟記

仙居縣學重修記
台州補軍額記
台州奏行萬戶記
新建塩倉記
台州支塩廳壁記
杜瀆塩場重修廳記
臨海縣獄記

卷之八

重修黃巖縣獄記
台州州學三老先生祠堂記
州學六賢祠堂記
思賢堂三讚
四先生祠堂記
陳忠肅公祠堂記
台州羈管謝表
黃巖縣學三賢祠記

上蔡祠堂記

卷之九

郭孝子祠堂記
臨海縣城隍廟記
重修仙居城隍廟記
三台祠記
宋郭孝子碑
石藤石稜二夫人廟記

義靈廟碑
韋溪先生祠堂記

卷之十

浙東提舉兼台州葉寺丞生祠記
蒼山廟記
台州臨海縣靈康廟碑
後梁宣帝祠記
唐臨淮王李武穆廟碑

董將軍廟記
壽台樓賦
卷之十一
臨海縣泰安館記
神秀樓記
鎮安廟新建景福閣記
台州城隍封告
清平閣記
分繡閣記
玉霄亭柱記
重建萬壑風煙亭記
清風亭記
飛躍亭記
岸幘亭記
梁源蟠松亭記
卷之十二

霞起堂記
節愛堂記
思愛菴記
重建青青堂記
與清堂記
州學沂詠堂記
静治堂記
雙清堂記

安洲驛記
陳氏本價莊記
台州謝子暢義田續記

卷之十三

延慶院免科折記
州治浚河記
修東湖記
黄巖浚河記

新建中津橋碑
重建中津橋記
重修中津橋記
新建利涉橋記
天台臨川橋記

卷之十四
桐山石橋記
重修桐山橋記

南塘記
縣學新泉記
放生池碑
薛公井記
八景樓記
應心泉記
康濟泉記
節孝巷記

朱氏族表門閭
東巖堂記
卷之十五
雪巢記
香遠堂記
東嶼書房記
康吉堂記
盡美亭記
種德菴記
雲海觀記
藥園小畫記
松山林壑記
劉阮洞記
委羽洞記
卷之十六
有宋八行先生徐公事畧

杜孝子傳
徐季節先生墓誌銘
方山隱士杜君壙誌
草廬先生墓誌銘
大田先生墓銘
竹邨居士林君墓碑
四朝布衣竹邨林君墓表

卷之十七

委羽居士集序
方岩王公文集序
雪巢小集序
雪巢集後序
石屏詩集前序
石屏集後序
題陳壽老論孟紀蒙
題陳壽老文集後

桑澤卿莫菴詩集序
曾使君新詞序
貧窓續集序
赤城志序

卷之十八

赤城續志序
赤城三志序
養濟院創置修復本末序
送滕子勤赴衢州司錄序
滕侯守台頌并序
送葉孟我官寧國序
大成殿奉安先聖文
勸諭文
黃岩勸學文
仙居勸學文
台州壽台樓記

跋淵明詞贈卓契順

赤城集卷之一

台州新城記

蘇夢齡

自昔天下有大菑大患民敝且死而仁人任職能禦捍之者未甞不見於文辭也慶曆五年夏六月臨海郡大水壞郛郭殺人數千官寺民室倉帑財積一朝掃地化為塗泥後數日郡吏乃始得其遺骴於山谷間第皆相錯號哭而莫知其所措主計田侯瑜聞之震驚亟乘傳而至籲

衆感而視之問其食則糲糓而臭腐焉問其衣
則藍縷而顛倒焉問其居則草茇而漸洳焉橫
屍塞于衢窮盜充于郊乃喟然曰茲不可以久
生矣縣是移文其鄰貿遷用度以衣食之相與
厥居躬自安輯然後民始知其可造之漸且先
以章言狀朝廷得章而憂蓋以水不潤下之沴
因以必後之責屬於外臺故所請亡不獲于時
司憲王侯偕亦接迹而會焉始相與言曰茲殆
小康矣今可圖其大者於是始議城之俾監軍
王世雍錢塘從事魯公望慮其事度高厚致徒
庸籍糗糧訂材用將以授于有司然思夫臨之
以爲成命者非擇賢則莫可遂請以太常博士
監新定郡彭思永權守之秘書丞定海宰馬元
康爲之貳已乃量功命日屬役賦文分僚職而
帥焉縣西北隅以黄巖令范仲温專掌之從事
趙充參綜之西南隅以臨海令李匃專掌之從

事蘇夢齡參綜之東南隅以寧海令吴廙幾專
掌之從事褚理參綜之東北以臨海尉劉初專
掌之決曹魏中參綜之其址凡環數里而四隅
三面壞界相屬惟北面以破山而闕焉城制雖
存然實巨防也中以仙居令徐趏專掌之嶽掾
宗惟一參綜之又命司邏喬鈞邢昭素宋世隆
迭番譏呵以警非常會世雍換丹陽而新監軍
胡禎代終厥緒彭侯感厲撫綏諸大夫各祗所

職役徒忘勞三旬而成群議又曰城則信美矣
然萬分之一復罹水災而激突差久則懼其或
有頹者不若周之以陶甓則庶幾常無害歟外
臺然而行之曰雖重疲吾民其利至博也已惟
黄巖令曰陶甓雖固猶未如石之確也乃請兼
用石役將與田侯親被勉之士志增倍主計李
侯仲偃司憲李侯雖領部惟新而寔協心同功
良無間然新將元侯通守黄侯繼以循吏之選

懷保揹瘠而慮忠計遠一方寃度皆春涉冬厥
墉甫畢論者咸曰休哉仁人之經營也始終之
畫無一不適於宜費貲不踰千萬而國之大事
立焉使斯民知免於墊而日就蕃育其施何如
夢齡不使雖知此徽烈當書太史而欲有以永
台民之傳故妄志其大略云

台州重修城記　呂祖謙

臨海郡南東西三方岸江湖秋水時至北限大
山咸不得騁怒齧隄足壯聚廩庾恃城以爲命
距海餘百里逋亡剽俠之所遭遇歲輙睢盱州
徼睥睨郛郭徼警者不敢弛柝故閉修之政在
是郡爲首務蓋所以遠藩害銷姦萌非徒區畫
封表備侯邦之制也慶曆之水幾不爲郡元章
簡公絳來守城復立宣和中盜發仙居闖虛突
入突薄欲登時則有户掾滕君膺帥屬吏士闉
以方畧寇不爲患父老紀焉乾道九年里旅不

戒於火延及郡城堵隤毀弛徑踰無禁畜氣未
格民謡不寧開一歲太史趙侯汝愚自信徙鎮
暇日循行厲落僑丞掾而告之曰置守所以衞
民顧屛蔽廢徹若是其何以待不虞上功於古
雖有常律傳春秋者復出啓塞從時之例豈非
城闉之啓閉寔有邦之大紀隨時築治有不得
而已者邪况壯城之卒月粟歲帛凡以爲此盍
其廩而寛其程宜無不可以是軍事判官蘇延

壽董役要司輦輦金轂之稽兵馬都監胡勝督
栽巡功察其勉與不勉者命群有司各保其所
奠地守傳衆力俾增卑簿塗塞空郤環城諸門
作新者四曰鎮寧曰興善曰豐泰曰栝蒼脩舊
者五曰崇和曰靖越曰朝天曰順正曰延慶起
淳熈二年六月癸酉訖閏九月戊辰祭日積工
凡一萬五千三百七十有六大抵取其於壯城
之籍閒民顧即工者厚讎之不欲勿彊會其數

眎役兵財十之二鉏斷鏝塈黝堊之工畀僦直如其數醪醴之饋勞来之問相及於道其材瓦石甓之用積二十一萬七千九百錢以貫計米以石計者合四千六百有奇維侯憂民恙病之意既達於下而精知周慮又足以綜理之故公無羨費民無留力工無餘技役事首尾歷再時版臿竝作觀堞堀興而近郊之甿初未嘗繹騷畞也始侯之至詔奉計最朝十月報政之期甫半歳而贏或謂是邦特侯假道休沭之地繕營之鉅者必姑存以須後乃獨於入國阡陌未習之時驟舉力政百年之蹟成於指顧邦人德其賜而樂其成請書勞於石抑不知因事而功見已事而迹泯一壘培之緒業於侯何有哉至於不以久暫易意眇然長慮於耳目之外以無負於寄委識此者蓋亦鮮矣遂書以諗台之君子

重修子城記　王象祖

子城東自鼓樓踰州學過東山閣包鱗官聽壁
王霄亭入於州之後山西自鼓樓介于内外班
之間内外班錢氏有國時子弟為守親兵所居也而長於内外班曲
而為洞門又曲而依於大城今越帥徽猷郎中
葉公之再造台邦日以修城之餘功修之也初
子城堙於圜闠蝕於民居寖侵寖削而又乘以
巨浸剥落無幾乃出遺址展閭巷定丈數立表
識器利用備築之登登𩫖之稜稜或帶之抱或

翼之展或繩之直物采炳耀威儀章嚴侯度改
觀矣既成將筆之於石或謂物大者體必重力
微者事亦輕舉其重則輕可略環台城而新之
既鋟諸珉矣因大成而及其微不書未缺典也
故大城東西南三面為丈二千四百有奇州後
北山城為丈九百有奇而子城之丈不過三百
有六十積長較短曾不能十之一也方城增高
加厚挺高斲深邊江蹙水包山越谷其用物也

洪矣其取功也多矣子城量材數力曾不能五
十之一也大城水潦每降江潮互凝舂撞無時
傾圮有自不遠其防曷善其後於是爲長堤一
千四百丈以捍城足涉江之西有盤石潮汐上
下飜濤攻擣長堤復慮其難恃乃撤椿於江深
踰二丈纍石於樁結成三疊復以捍堤以牛練
土以水試滲萬杵同力百材共良門闗如鐵雉
堞可礪發掘所至監紹定之水力功物可施增

至和之人謀精神心思盡於此城而子城因平
地施版築費公之規畫曾不能百之一也若何
而筆嗟夫談曷其易郡國之立城郭惟重重則
俱重孰爲彼此嚮城中城春秋屢書鄭郛之入
說者謂郛者郭也內必有城矣然則城有分於
內外無分於輕重明也且作者必紀以有侯也
紀而獲傳以有考也有千年之州治必有千年
之保障並存並久一成不隳豈非後幸而城復

于隍泰必有否山附於地剥乃先後繼與時會不能無也然否終歸於泰剥必継以復者以前作後述有傳有考書契所以有功於天下也自慶曆至紹定浩浩蕩蕩幾二百年而載見豈數乎事之方殺千里一竪僨不可究有一儒生茫搜遺迹得蘇君茂齡修城記於倅聽面壁之刓碑模以片紙如獲千金數而不足證則子城與郡咸休存片石於樓側之隙地公之功固多矣

數而或有證則隙地所存片石可考功不又多乎故子城之記書之詳辭之後於公之功巨細不遺以俟後人雖獲罪於或者之論不辭也公名棠字次魏乾道丞相之孫詳見於生祠記

築城議

陳觀

自古城邑或圯于水但聞遷居以避患不聞補築以俟患契湯仲盤展轉於商亳耿相之間一時大家世臣盡舉以遷不憚夫勞者誠不欲

盡劉其民聚無辜於受死之地也也赤城置城巾
山之麓背負大固山天台仙居二水併流直衝
城下每遇秋雨時至海潮怒漲官吏閉城捍水
如禦巨寇慶曆間嘗一大圮殺人萬餘不仁哉
此城再築也舉萬民葬之魚腹未懲又聚魚腹
之遺子以傳孫坐待今日之禍嗟夫慶曆以前
事遠不能詳也今去慶曆耳聞目見猶可接也
況南渡以後生齒日繁柰何又欲令日遺子若

孫俾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為人臣者以天
災為不常至不為國家遠謀恐不可謂之忠臣
為長吏者猶目前之苟安不為開之朝廷施實
德於民恐不可謂之良吏為父祖者以慶曆距
今百八十餘年為已遠不遺子孫以生生自庸
者恐不可謂之慈祖父觀二年竊祿其地歸卧
衡茅猶未浹歲遽聞此變實為痛心未免犯衆
忌拂衆情言城不可補築招禍惟有位及闔城

之父老實圖利之

上丞相論台州城築事　陳耆卿

某等生長台城切見去秋水溢之變亘古未有其間委折當已備徹鈞聽大造矜憐推視溺由已之念蠲租弛禁移粟散財務使厚德深仁浹于存没誠不幸中之大幸矣然自遭巨變以來死于溺者既不可生而生者復憂死勢甚岌岌臺郡愛民體國必有以其實上聞者今不敢贅惟是城築一事係闔城生靈之命利害最重敢不避煩瀆言之其證得本州雖居萬山之間而實瀕大海之角每遇海潮大汎與山水迎合則城外之水已常及街或值淫霖山水暴漲則城中闤闠之水便溢半壁蓋不獨去秋極潦可畏而常年固患苦之也所以敝其南北者幸有兩山而所以捍其東西者幸有城爾往歲慶曆之水死者良衆然視今日纔十之一朝廷極力拯

卹尤以城為重事至命憲漕倉三使者同司督察而一郡之寮屬與五邑之令佐分隅受任者凡十有七人計度經營井井有緒蘇夢齡之記可覆也次年秋水之至太守元章簡公又增之至至和之元年守孫礪又增築之嘉祐之六年守徐億又增築之淳熙之五年守趙忠定公又增築之夫前數公之城皆得所聞忠定公之城或得之所見皆言補築也包砌甚厚且堅邦民不勝按堵至張弈所為至和城記亦有驅人趍作如赴敵陣之語可見其程工之嚴而慮患之密矣夫自慶曆至淳熙百三十年其間非無水災特以城不徒修修必可久故水不為病民亦無自而告病也自淳熙以後又幾年矣求如前政數君子畢智盡力固已寥寥莫見然猶每歲撿舉修補或遇雨水則料撥兵卒儲積土木巡守諸門以為不虞之備故其閒小水可以無患

大水縱入屋不至沒屋或能遷徙人而不至殺人也獨自近歲漫不加意甚至常用之閘板預備之泥土亦皆缺焉蓋非惟不能如渟淵以前之宏規而渟淵以後之故事亦不復舉矣以故去年之水自西門奔迸而入其勢如河崩川決而其聲甚於浙江之潮澎洶滔天猝然而至人未及轉盼搖足而身與數口為魚矣當要衝者盡室墊溺餘亦幸而生全者殆若室廬之飄蕩筐篋之漂流又皆不暇計也今士大夫之家稍富厚之家從寓墳庵庄舍者所在相望次而捨已地叚寄人籬落或僦或假𭧂不敢以為安而雖稍自愛之細民亦栖托城外以希旦暮之活全望有司監近禍之慘亟修城壁或可般挈來歸而自冬及春雨雪連綿度皆難於與役人心惶惑未知所依然以某等觀之固亦有要領矣盖此周回不十里而北南跨山自朝天門直北

轉東至錢府皆因山為城自錢府直巾子山之東北角雖合修築而東面乃下流極易為力又自巾子山之東北角回環接興善門亦因山為城非所當慮獨自興善門越南門至朝天門乃當天台仙居兩邑山水瀰漫而下徑搗城足之衝水勢激湍最為可畏去秋之患蓋正坐此若欲杜絕後患須合就此一面極力重築所築基址其高厚當加於舊城而築之之力當如海塘

之狀所用石板必須厚一尺長六尺闊三四尺先於其下直排平鋪一二層用山土杵築又側砌一層又土杵築務在以石壓石愈久愈固中間則用塼子木杵築取令十分堅實而後以大磚包砌之如此則水勢縱高可以障塞而無摧圮墊沒之慮此所謂要領處也今聞郡中築塞兩門已為[illegible]見修之處止用徑尺小石甃砌反不若三四[illegible]固又所修者只去

秋已潰之城而未潰之城[redacted]焉夫以百
八十年之間歷幾遙潦更幾巨浸齧撼衝突之
後不惟齧者不支而堅者亦齧矣是故近年以
来每遇泛濫外水皆由城罅以入東西南北所
在有之今但見西城之當修而不知餘城之不
可恃萬一水漲切恐塞於此而復決於彼新城
縱固猶不足以支而況未必固乎是以邦人雖
甚幸城之修而復預疑城之壞以為前痛未定

後憂轉深皆不能安定厥居而惟轉徙以逃朝
夕也某投身化治竊班耆之粟雖章親脫戹會
而室廬生生之計至有蕩析絲粟不存者今族
姻故舊類多流亡来者誦言其狀且謂某等以
鄉人而玷朝士不能一言實重有媿焉用敢述
所見聞冒昧陳控盖如某等鄙見城之依於南
北兩山者已不啻三之一居下流當修而可畧
者又居三之一惟西門一面正當水衝合用石

板平側壓砌者亦僅三之一耳倘區處有方則成就亦易如蒙鈞慈終始矜念特劄下本州照所陳如海岸例築疊併將未潰城壁檢計興新用工或恐所費增多更乞優降錢粟以為之助則是大丞相再造此邦邦人永無昏墊之苦陰功盛德與日月相為光明倘為不然則新城既未必堅而舊城復不可久後患忽集前功盡廢闔城生靈之命豈不甚可哀哉其等怵於一邦利害之深犯分塵瀆惟與千萬户稚耋屏息以俟御祈鈞鑒

台州雜記　元絳

州治據大固山介天台括蒼之間北直大海海潮汐遡江濤城而群山阨束水不得肆慶曆五年夏山泐海溢踰城殺人萬餘漂室廬幾半州既殘毀明年予來守茲土拊視凋瘵感然出涕廼循周官聚養萬民之法恤孤終收介特招徠

安輯之問軍政昔之關戍過更疲佚不一乃取尺籍伍符而均齊之問吏蠹昔之疆宗橐橐爲姦積歲勞豪忽猷飫豢膄貧者擠轉溝瀆没齒不享斗升之澤乃爲定規整一隱栝料姦摘譎牢不容罅絫是敷物信以諗之法以柬之故民罷者興兵勤者休吏窮者給繕戎械治囷鹿完官廬秩祠宇表廛閈齊籌簿領平獄犴一二悉力問水害之縣昔之緣城之民剗去害土日以薄圮是有水敗乃因新城出帑金以購材募工礱石累甋環周表裏外内九門飾之樓觀縋木于門牝牡相函外水方悍以禦其怒作十竇窓栽以容石内水方淹以疏其惡又鑿渠貫城厮爲三支達壅渟清餘波距川斲十二石杠蜿蜒跨渠舟車塌来行者不病旬歲而工既於是秋水復攻城不没者三板乃循闉闍凿木闔窓或持編管或捧蕢土輔堅窒隙扞有餘壮已而水亡

以縱遂復故道昔之刺史廨舍在山谷間湄襄之餘雖不甚壞而潮波涸泊鞠為淖灣大凡署所以朝夕處君命之地不可以不葺乃培偃瀦支敞陁即舊而新之廨之四隅有樓及亭列峙而五至是摧圮悉欲完之則重煩里旅然士大夫必有退公息偃之地乃取城闉賸材於二山之交作雙岩堂廡緣山椒作叅雲亭天空地迥萬象在下射有長圍飲有曲水賓友衎衎哨壺

讙詠日為文酒之樂粤今年春州人縱游鼓舞於庭除之下有賓擊節而歌曰昔民墊昏今民慶蕃昔民齋咨今民熈熈惟君憂樂兮與民共之天惠其寧兮無以君歸予聞而甚愧因訓之曰予斷斷然一介臣素性狷直重以蹇連之分孤鳴自哀而朝廷不加誅葺名為二千石幸為僚諸君皆文學政事之選交修補察以埤不逮繇是不為司敗之謫者爾大抵刺史能休戚千

里若政之微惡則有興誦盖春秋之法興作始事必書予是以雜為之記以俟後之知者

臨海風俗記　陳公輔

臨海魚稻之鄉在東南一隅昔最號無事余少時見米斗百金魚肉每斤不過三十金薪柴雜物極易得無寄居過往郡官公事之餘日日把盞百姓富樂不聞窮愁嘆恨之聲比年以來國家多事官吏冗雜軍兵經由州縣輸索供應不暇寄居官至有宰相者餘不可以數計過往日日有之故城中百物騰踊價皆十倍於前余雖有弊廬度不可居於是遁迹村落然鄉下寂寞百物無有不免布衣蔬飯杜門待盡而已雖然嘗以西北觀之所在賊火焚蕩千里無居民吾鄉僥倖未至殘滅而更富盛如往時庸有是理邪嗚呼天下之生一治一亂祖宗之盛承平幾二百年一旦衰微若此然今日之亂亦豈終於

盡変哉古詩云得見升平有幾人吾老矣恐一
旦先朝露不能復存子姪諸孫尚内無饑寒之
患外無刼奪之憂他日猶幸及見之故書以記
又一本作風俗序云夫輕死易發尚鬼好祀
漢志以叙吴越之俗急於進取善於圖利本
朝諸志以叙两浙之俗然吴越之地邉控江
淮閩浙六十餘郡两浙之地近亦十五郡彼
川谷異制民生異俗固有封壤宻接而習俗

迥異者得謂吴越兩浙同是俗乎蓋彼特合
四方而論其槩爾余采之記述訪之耆老以
為天台介于東南之陬方承平時寂號無事
斗米不百金魚肉斤不過三十金薪炭蔬茹
之類絶易得里無貴游郡官公事暇日日把
盞百姓富樂但食魚稻習樵獵而不識官府
之嚴渡江以來國家多故官吏冗沓軍旅往
還取需郡縣供億不給寓士有官至宰輔者

而城市百物貴騰視前時十倍民始逐末忘本機變巧出被甲荷戈出沒于醝茗之地吏胥持文書索逋負日叫號于細民之門自是訟牘繁多而民俗浸異矣雖衣冠輩出風雅日盛未之有攺也然是豈徒天台一郡為然他郡往往或然則率薄歸厚以庶幾曩時之舊是則為政者之任而是邦賢士大夫之責也姑即舊聞以攷見是邦民俗本末如此

赤城集卷之一終

赤城集卷之二

台州興修記　張奕

天台郡在越絶東南隅叢山沓嶂中瀕海百里而近浲水為害歲常有之尚書庫部員外郎孫公治郡之明年即至和元年也夏秋之交大雨壑嘔而川洩洶湧湍悍爭赴于海迅風秉潮壅閼不得下溢岸淩城不及踰者數尺公遣僚屬夜守闉闍土諸門以備非常翌日水遵故道墻

壘圮剝蕩邉江民廬官宇十二三城中生聚僅免墊溺者繄公力焉居一日公與倅語曰台雖小郡去朝廷僻而且遠然所修者天子職業所治者天子人民爲其守臣不能固護安養之而坐視其獘是誠何心哉遂按閱官府之沮漏庳毀者用羨貨市材新廩屋二區凡三十楹以儲軍食又易甲仗庫重聽事之西廡爲樓五楹以藏兵械然後調五縣上中之産得丁夫二萬六千五百九十一工採近山之石雜以甎甓完州城六百七十八丈以禦災患既訖工城中之民皆鼓舞曰治我服器葺我室廬而今而後知生生之業可久其居也先是公下車之初厭郡舍卑逼議營爽塏爲便署之所因循久之重於改作至是數役皆勇於從事親自臨督驅人趨作如赴陣敵之嚴日力省而功倍君子曰廉哉乎不私於己雖一工一木重勞於人公於人雖勞

其誰憾耶嗚呼公知保民之方矣後公之治縱
以教之術台不止富且庶將禮義由之出焉
命識歲月因警來者云

台州重修社稷壇記　樓鑰

台州之北大山綿亘其一支自東而西蜿蜒過
迤至江而止勢若回顧是為龍顧之山子城據
其下官寺在焉城西南隅去儀門百許步為社
稷之壇厥位面陽爽塏平曠昔人相攸而為此

必不苟也有司不戒日就荒圮頽垣成蹊芻牧
無禁居民或侵漁其中淳熙己亥正月宗正丞
沈侯被選來牧仲春行事憮然顧其僚曰是可
以奉吾神乎乃命撤而新之臨海令彭仲剛達
縣治於煨燼之餘侯知其才舉以任焉首案圖
籍序地之舊繚以周牆數十百丈始治地得仆
碑土中洗而讀之蓋政和中所頒社稷壇式也
制度明甚橫列三壝門各四出中立社稷二壇

風師居東雷師雨師居西亦各為壇壇之高二尺有半又為燎壇於風師之東南壝外稍高於諸壇於是悉做名數因其舊而增築之故有屋四楹為視饌待事之所既葺新之又增其一為齋絜之地其涂北出表以二柱中建臺門嚴閟鍵以守之作於六月朔旦六旬有七日告成糜金錢五十萬有奇民不知役工不告勤過者肅然始知有地主之敬侯命鑰書之聞古先成民而後致功於神侯之下車訪民隱飭吏事廩廩乎循良之風而思不倦以終之以是邦被山帶江水旱仍歲又聞欝攸之災謂職諸幽者非人力所及故於神無所不致其敬社稷之重其可後乎秋社展禮氣象一新環珮琮琤豆籩靜嘉神既昭格如在左右繼自今氣淑民和雨暘時若其必有相之者然則侯之政真知所先後而致力於神者乃所以成民也侯名撰字虞卿秀

之嘉興人也

台州郡治廳壁記　曾會

台州者實取天台山以立名即甌閩之舊壤而勾踐之遺封原夫秦併天下廢其君長乃置郡縣隋開皇九年平陳廢郡則諸縣併歸臨海鎮於大固山配一千守護其城臨海縣移於鎮前隸於栝州江南元帥沈法興將兵保鎮城立為海州唐武德二年東南面行臺僕射杜伏威改

海州為台州隸于栝州改總管府為都督府太宗皇帝貞觀六年改台温二州並轉隸于栝州都督府故台州置在大固山里人屈光公住宅以其地勝故立屈氏次子惠坦為太守改家為州及今皇宋混一區宇太平興國三載凡一百二十六政總三百六十一年曆記存焉今自武德後至於混一區宇之始凡刺史名姓謹列于后越明年吳越王朝京師納土田夏六月凡僞

署官司咸一變易毀城守示無所備究器甲示不復用削繁苛省徭役自是中朝風教被於遠邇焉炎漢季世三國鼎分臨海郡爲吳覇縻之地憑山負海民情多變勞於兵防難以德化六朝以來率以獲罪者投于荒裔故迭刑者亦相率偷安焉唐室平一區宇遂通正朔良二千石稍申吏理曁梁朝革命有武肅王奮身草莽專制江東分符撫官既失其道頭會箕斂不聊有

生數世百年制度去矣我太宗皇帝[redacted]嗣明文德柔遠東南海隅率族肆覲納符請吏貢地籍于大司徒於是申命文臣下治郡國尺刃不舉而萬里安定島夷編户雍容揄揚以樂大化垂今二十餘年豈非王者久於其道然後寖在民心歟今以皇朝歷任氏族繼于舊記之末俾嗣治者書以廣之

上宰執論台州財賦　趙汝愚

其跡賊之蹤已試無効誤蒙陶鑄俾承乏于天
台勢不獲辭扶老携幼已於此月二十日交割
郡事郡中府藏殫竭逋負上供及諸司錢物與
夫官吏俸給之屬幾二十萬緡凡利源所入不
過三事酒稅與折苗耳去冬所在豐稔朝廷寬
大之澤不許州縣折納苗米海船自閩廣來者
皆為折提舉以私塩捕送秸蓍禁勘其情猶未
竟也餘者悉鑿舟溺貨而去望風不入天台之

境者凡數月矣然則財賦所賴惟有榷酤耳今
環城內外私造酒麴者二千餘家三務監官六
員終日所收本息纔數十千不充官吏之費習
俗澆兢綱紀蕩然不存稍更張之則怨謗交興
姑息不問則曠敗難免日懍懍然若履薄氷之
上而進退惟谷也某蒙國厚恩不敢自愛亦欲
竭其夙夜之力以圖報稱然念非朝廷力賜主
張有如么微祇自速咎耳或不得已如有奏請

之類敢望鈞慈更施行其一二廢幾千里風動數月之間猶能稍自植立仰副君相寄委之意其間更有心切利害如本州係瀕海去處自海中乘潮一夕可至城下城有七門大火之後五門猶未建立四壁圮壞私貨出入者與履平地無異比軍數十人無屋廬可居但月給房緡百餘千俾與百姓雜處今春大閱凡軍須所用色色無所凋弊之狀觸目皆然官吏不暇遠圖朝夕汲汲惟貢賦之不入盖亦未嘗一為國家深思也伏乞鈞慈特賜寛假俾漸收餘力稍復葺治幸甚幸甚

台州重建便聽記　姜容

台州便聽淳熙十五年守章侯沖重建末四十年蠹朽已岌岌矣寶慶改元守王侯挺歎曰聽非遊觀地也所以出政聽訟而親吏民也郡雖例有設聽非大聘賀大燕饗不處而便聽常處

焉蠹朽不治毋乃非便乎莘歲連稔勤收儉蔵撥公帑錢授攴塩徐昉覩舊取材計直倍夫亭庸華去蠹朽毁成翬飛廣崇之度比舊加倍既而敞賓次甓吏直及門廡旁創小聽内因瑞蓮立堂又廣凝思之室爲屋總餘四十楹縻錢總五百萬米百餘斛始五月丙寅迄六月已未役甚鉅而農不知工不困也容聞治郡者體不貴苟卑心不貴苟約事不貴苟安猥下當穹崇狹

隘當恢廣摧隤當植立非材識獨到不能也僕爲此州後河渠民不病濡滯闢貢院敞三門士不病蹙蹋四瞻郊垣肴廢輒舉今又一新州治千里鋒觀蓋穹崇其猥下者恢廣其狹隘者植立其摧隤者僕之材識獨到如此雖然棟楹巍峩飛鳥睨貽棘衛森列皃神却走况田野之困窮未嘗一識官府設或赴愬於我而目眩堂皇心怖吏卒股栗階戺其能吐肝肺輸疾苦哉故

體雖穹崇侯俯以謙損心雖恢廣侯斂以誠篤事雖植立侯蓄以寬和則於此出政而政平於此聽訟而訟理於此親吏民而吏民安侯常處何愧焉然侯旦夕去而羽儀天朝矣念必葺之義以遺後之人而豈為身計哉若乃聽事退休堂宇幽曠神慮旣冲寂臨莅愈精明侯故併新之容故併書之

台州通判聽題名記　黃遠

臨海之為郡去朝廷雖遠而江山瀟灑訟獄簡希率澹官者往往號為樂國昔之倅於此去而升陟侍從致位公相為時名卿者間有人焉而獨倅郡者族姓官稱無所刻載因循迄今百有餘歲矣承議郎吳深倅郡之明年乃嘆其遺闕而言之曰古人雖一日遊居尚有敘述況膺天子之命三年從政其可以無紀乎將尋諸舊牘稽諸宿吏庶幾得之者可過半也而會慶曆

乙酉歲秋雨暴集江流泛溢衝城堞漂棟宇時官藏文書皆糜爛流散無有存者故不可悉知惟夏鄭公在大中祥符間以著作佐郎來倅是郡今郡人猶能道之而又有光祿丞朱君正辭為鄭公之代有贊善大夫劉君有方與郡守章郇公同時所可知者茲數人耳惜夫姑自慶曆而後悉得其名氏與夫在官之歲月而刻于石豈特俾來者續書之而已哉前日之人或以德望稱或以政事顯或晦而不彰或泯而無傳皆可指而見也

重修台州通判聽記　李宗勉

公寓必稱其官非惟所居官設行君之政令肅民之觀瞻蓋於此繫焉天台東浙名郡州治雖未為宏麗規摹亦峻整獨別駕聽事庳且隘曽他官不如堂與傾欹岌岌欲壓考諸圖諜莫知建立之始祗云淳熙二年通判管君銑重建倒

指歲篇未周一甲子豈當時因陋就簡易至弛
隳重以紹定己丑蕩析之變然耶以是處通守
端謂非稱雖然廢興必革各有其時時至則易
若反掌孰制其時在所居官爾鄭公襟度高亮
議論灑落昔人所謂胷中自有一丘一壑者余
知其決不苟安於此居無何果欲撤而新之余
聞之亦喜既則恢衍規制增築基礎取材於
市鳩工於庸給用於旋官不知役人不告勞經

始壬辰暮春斷手中夏聽事旁除堂宇顯敞廊
廡纚屬戶牖爣閬總爲楹三十有四舊有芝秀
承其左登瀛景沂嵗寒處其右堂後山巒嶟律
林木青葱自蓬風閣登萬壑風煙冣爲奇勝旁
列雲水梅榭雲海嵐閣無非嘯詠遊息之所公
或重刱或增修丹雘交輝前後掩映迎風納月
恍若蓬壺觀者愕眙屹爲千里壯觀是役也費
務叢廣郡雖相之眇若毫末非公善計節用疇

克辦此落成之日屬予為記辭以蕪陋弗獲余嘗謂知者創物巧者述之是興事締功始足以言知矣而孟子論知則曰行其所無事或者疑焉抑不思孟子謂無事豈樂因循好苟且云哉斁者新之摧者植之損者益之循天理之自然不容一毫人偽若禹之治水是也士大夫眡公寓如傳舍昧一日必葺之義榱棟撓折墻壁毀壞置弗問是固失之乃若自恃過高喜新厭舊役志於物好樂靡常土木並興耀奇逞巧作無益害有益則亦未為得也今公因其既圮去故取新弗亟弗徐咸當其可非行其所無事歟斯可謂知矣敍之者勞亭之旨遺後人蒙其利未必知其顛末是則當書公名宗字謙仲始蘇人以朝散郎通判軍州事郡政有關賴其裨助居多紹定五年壬辰八月既望記

台州添差通判廳壁記　洪适

台州之為郡環山枕海壤僻民愿牒訴簡少輸調有常平時從容見謂無事故分曹授政絕贅冗者中興以來彯纓之士日進一官相承率三四輩員外署者無郡邑不有紹興二年是邦始增治中凡五易而适至被命逾期者復三人則茲貟之設將踐武不廢廼裒萃名氏官秩去來龕石壁間而係之曰昔昌黎韓公嘗謂邑丞貳令位偪而嫌文書視成一不敢省有公負復歸尤焉曾主簿尉之不若丞於郡者亦然厥有不蹈其中萎腇不事事玩民戚休貪殘放手漫不孰何曰此太守職也吾何干夫是之謂負官否則錚錚表襮石權市威上下相高矛盾崖異吏不確其承民情不得直夫是之謂越位負其官不可越其位又不可然則奈何能使官不負位不越循其心以求其平視著令唯謹外是而議夫何知之有

台州推官重建聽事述　趙師回

嘉定二年夏四月予来爲推官明年秋八月重建聽事齋閤思昔達尊嘗入此幕如正獻何公天性超軼不汲汲於富貴利達其登巾山詩有所謂高共白雲閑志尚可想乃扁閤曰高閑舍人孔公危言正論勁氣凜凜在官之日庭植雙檜後八十餘年太守曾文清公宴客于下命其堂曰遺直賦詩十二章有百年依正直之句仍

牓齋曰依正齋之西闢小軒手種梧竹名以特節於是公退休沐始得與僚友燕譚觴詠委蛇頫仰其閒企慕二公之風操足有餘樂又明撤門廡而新之弗陋弗華足蔽風雨甃石之貳從官給者不什一諸邑大夫與賢士友相與致助猶懼不支適際脩水黃公以戎監丞出殿是邦知教化之先務下車之初首責學宮凡闢文墜典舉而秩之一日顧謂予曰知子有興作此事

至難今居官者視公宇如傳舍尠能留意於斯耶崇奬周給迄于落成姑叙大略以紀歲月若夫時而葺之則在後之君子

台州新造刻漏記 此碑今亡其半 馬仲甫

天道之大其啓閉代謝之運藏功於神用查不可見聖人設法以求其端於是載諸曆象而有援據之制則漏刻之用興于其初矣若夫分至相承寒暑相推裁昏明之早晚節晝夜以動息時有緩疾景有長短乘氣之差參以增損故數不能逃晷不能逾風雨雖晦抑無失其準的非漏刻以視其應孰從而審哉且百刻十二辰之法百代不易之用也第數之盈縮繫於二十四氣以鈞校之晝夜之多少固可見矣周官挈壺氏以水火守之分以日夜蓋其職焉禮天子宮禁暨官府皆建漏刻有師與則隨次舍設之示不可闕事也雖則籌之數與所造之儀度今古迭

變形範各別然測景揆辰大槩一也天台郡漏刻自置守以來有之矣歷年既久積習差錯鍾水無實法流無定準規模踈簡一不如制時發皷皆司役之吏詳天色以驗旦暮耳此其誤尤甚又况陰晦弗復辨其失不亦遠乎故晷候之違[redacted]制度之紊節理適然也又命浮圖可榮改作之榮心智機巧頗能施其術揆測增減之法參之於曆皆有次序若用器升壺之屬惟事

事率以新意創始咸適其宜既訖工俾其術試之果得晝夜之正遲速來往指刻可驗覩者得以知之與曏日之漏甚踈庶幾乎不繆故識其歲月以垂諸後云皇祐壬辰三月朔日記

推官廳題名記　包恢

郡有推官若非尊者而佐賓幕助郡政其為人之賢否與其行事之是非則一郡之理亂千里之休戚繫焉任亦重矣台之為郡東臨大海

下蒞五縣竟土廣袤户口衆多詞訟紛雜而職繁劇要不易為所頼以佐助者惟在幕府有人耳然前乎此謂推官者知幾世幾人矣而求其孰賢孰否孰善孰惡有繫於官民之理亂休戚者曾無可考見非闕典乎後世既無古者侯國之史則先儒論今有題前政之名氏以為記者尚為近古也非徒可以苟知其名氏而已其人之賢而事之善歟書之可以為法也其人之否而事之惡歟書之可以為戒也二者之間有庸庸碌碌上無補於郡下無益於民而泯滅於無聞者觀其名氏亦可以內自省也豈曰虛文云乎哉今滕鉉不忍其前之名氏既沒而不彰後之名後廢而不傳乃考之赤城前後志僅得自唐張條而下至于今趙君汝漕凡三十八人而止乃為之第其歲月之先後而記之而後之繼為是官者可以續書之數百年之闕典至是而

始備其意義矣然其賢否善惡所以為之理亂休戚而可為法戒者以多不可得而知獨其閒有自是而召試論新法後至中書舍人者有自是而為國子監教授後至太宰少傅者其人其事可以觀矣自有能辨之者然則畧於前而詳於後自今而往求盡其所可法而不犯其所可戒又當自滕君始滕君之先世父叔皆從朱文公學君姿器質實且習聞二父師友淵源則必優

於吏事而見於幕府之所贊畫者其為人既賢而其行事必善也知所以題其名宜知所以究其實其於在己之賢行當加脩及人之善事當加進使表表焉在人耳目悠悠然入人心思而後之觀者必曰滕君惟見其可師而不聞其有可戒斯不負題名之意矣是所以表率乎後來者實在滕君而後之繼滕君者又能相與緝熙而不替使人人皆賢人事事皆善事皆可師而

無可戒是又有望於將来台城之所頼者顧不
深且遠歟

赤城集卷之二終

赤城集卷之三

重建録事聽石記序　趙汝回

寶慶二年春余来爲録事聽屋老弊不蔽風雨
獄亦棟撓趾腐椽斷壁闕矣亟請于州得錢十
萬日整月葺既就完好於是即青青堂植竹數
十以觀衛武公進德之序採崔文公詩更挹翠
軒曰與清以想崔君之遺風古梅出荊榛西山
立几案遥睇飛雲静聽啼鳥俯仰之間物我俱

適當是時有空囹圄釋桎梏之意焉廳左右三井前豈無名賢嘗至開視題名已石剥字漫不可讀因思唐張旭以草聖名家獨於尚書郎壁記用楷法峻嶮直截妙入神品年歲愈遠人愈貴惜而尚書郎姓氏無傳可歎也夫記紀德紀事事廢德虧雖以張旭書之人弗觀之矣況石剥字漫乎可傳矣不得其傳後人之責也乃重刻之而叙以究葺之由庶幾將来式敬爾獄

台州司理叅軍題名記　呉子良

獄生地刑仁術也寃枉干陰陽者雪而和鬬狠戕氣血者弭而平生詐欺悖正性者抑而順穢污玷元身者懲而白是謂生地是謂仁術生地而淪於死仁術而爲不仁何以故坐六失故六失貪也刻也忿也闇也懦也憊也貪則不公刻則不矜忿則不平懦則不決憊則不周六居一焉本心且死矣地何由生本心寖不仁矣術何

由仁栝蒼何君處東爲台理掾始至余一挹之
語首敬之甫踰月與守趙侯爭獄事即棄去趙
侯退聽挽留亦敬之未踰年今守包侯資政殿
學士杜公下至士民吏交敬之何以故監六失
故完本心故余諗理父前乎君有如君否咸噤
無以荅考郡志畧弗書問聽辟題名則㠯己丑
水不存也君慼然曰我何能惟前名氏不可
沒繙續志得國初三人訪老吏得自嘉定間至

辟而下十一人書之石君而後將續書焉請余
記余惟本心人人有也六失非人人有也銘其說
以勸後乎君必有如君者矣

台州司戶聽辟記　　謝雩

台州司戶參軍唐至德間著作郎鄭虔嘗以謫
官居之今州城東偏猶以戶曹名巷杜公部詩
所謂老蒙台州掾是也國朝宣和初滕君膺自
睢陽來時睦寇起幫源群盜響應仙居呂師囊

遂據韋羌率衆攻城滕君倡義守禦卒擒酋領一城全活父老紀焉今廨舍為屋三十楹而扁榜者曰户曹聽皆滕君遺跡也聽故無題名宣和以前莫可尋繹雱將去官次其可考者自滕君以下得有十九人陷石識壁間而闕其所不知畧其所未詳以俟来云

台州重建衙樓記　張布

州有樓一州之觀聽在焉所以嚴等威也有門闕然後壯朝廷有兩觀然後重侯國故古者亦以興作課吏績橋梁郵亭之不修則不為能城郭街道之治使端正則以為賢是皆可以觀政之廢興吏治之能不況觀聽所繫之大者乎於其大者不立則政可知已台為州之衙有樓久矣國之朝有朝夕故州縣之衙有早晚初不鼓角去郡治為遠故建樓設鼓以報衙是則觀聽所繫之大者歲久朽蠹亟危將傾今郡侯監丞

黃公治台之明年政成民龢年穀用登始以其餘力華而新之先是州之圖經未脩三台井掩匿其一逮公之至始命郡士纂輯其事以成圖經發掩匿之井作亭其上以應台星庠序之門隘陋則崇廣之坊術之名不立則表揭之戟門旁雜為賈區譙樓率多隳敝則開拓而脩復之頒春有亭以厚農政講武有堂以治軍旅養老慈幼有院以惠困窮逮茲樓之作則棟宇壯堅丹

雘煇煥朝晡有時吏士奔走不失其度耳目所矚為一邦之巨麗然後台之文物一新而江山始改觀矣初議鳩工人多以其役大費夥而難就已而官斂其實吏忠於公麾木不取諸民和價倍給其直工徒醻以市價出入有稽用度有節無浮費而收實効事簡而工倍役廣而費省人始服公之規模先定其功不愆于素公名嶅字子晰蓋江西山谷之派晦菴朱子之門人

朱子之學以濂溪二程子為宗公脩學校則為祠堂繪四先生之像行釋菜禮以奉安之命博士御先進與其門弟次第講貫經理又刋朱子中庸大學之說以開後學其淵源有自來故其為政尊　主庇民廣敎化厚風俗建置規條知所先後是役也宣事推官趙君師回實董之趙君有材既自新其治所習力以佐公家且以邦人之意請紀其實布辭不獲於是乎書

臨海縣聽記　章望之

官府之聽盖宣王命而涖政事之所也皇祐二年正月臨海縣新作正聽何新乎適舊也向之時庳甚矣歲久朽且不支今宰崔仲牧迺董之仲牧惠和而敏故其舉事也中而遺於人也遠不亦嘉哉

臨海縣廳壁記　彭仲剛

縣故有聽壁記自太平興國錢氏歸土以來縣

令名氏悉載遭乾道癸巳災與縣廨俱燬不存余既建廨舍念前人名氏不可以無見傳求前所摹本絕無得者遂歷訪故老遠稽摟籍旁考紀諜自宣和而後得三十人鐫石以記屬其後以俟方來宣和之前僅得十餘人年次來往不接姑列其前而闕其間之不接與凡日月官稱之不詳者以俟後之君子他日有得以續之所聞多闕宜未足誌然失之於今則後益不可知是猶賢乎已爾

臨海縣重建縣治記　吳子良

百年来臨海數賢令曰顏公度彭公仲剛顏當乾道初元公私優裕之時而彭承乾道末年鄰郡焚燬之後彭能摩挲赤子樹縣治百楹於榛莽中役鉅事煩而仁不傷故彭公爲尤難嗟乎孰知又有難於彭公者蓋紹定二年九月丙辰之水陷城吞原隰囓官民廬居殺禾稼環百餘

里漫為濤川而縣治西直括蒼門最先破水崩奔漂悍特甚凡彭公所樹尺柱寸椽不留官吏簿書無所於棲獄訟無所於決民方死徙交道繼之殍疫連年天子為捐帑振廩復租已責遣部使者葉公棠議荒政議城築縣計雖束手然役之百頃則以比郭先諸邑奔命歲再更縣猶絲紛而舊觀莫克復於是葉公奏辟前尉溫陵吳君楷令臨海君既為尉諳其人情土俗不逞

習立威一切治以簡靜擾不及民民之居奠矣君曰民之居奠然後令之居可奠乎而以累民吾不忍也民亦奮曰令常憂民之居矣不憂令之居乎而以累令吾尤不忍也令撙他費以刱之民伺其闕而助之公聽中峙挹之高門吏直旁環引以修廡聽之後虛敞為琴堂廡之東闢奕為犴狴藏物有庫遲賓有位燕休有閒軒寢處有密室完備至於庖湢整潔及於階除繚重

垣以護其藩培秀巒以鎮其陰自五年冬至今
不弛不迫雖形之者民本無預而助之者令則
難遏也由是以觀紹定二年九月之水殆十陪
於乾道末年九月之火火既五年而彭始至城
内之民痛定矣水纔二年而君已至闔城邑之
民痛未瘳也非又難於彭公乎而樹立乃爾雖
以君繼彭公可也古之為令者能以道教民其
次能以政養民又其次能毋以政擾民耳近世

教與養不下十一擾之者總總也夫毋望於教與
養姑望其毋擾之耳是民之賴於令者止此耳
止此而又不能則是令之居豺虎之窟也誰肯
愛豺虎而樹之窟哉能毋以政擾民民得婆娑
怡愉自足於長郊廣谷之間幾於去豺虎而傍
父母於古為次於今為上矣使父母卧風雨人
子其安哉則民之助之亦奚怪哉夫毋以政擾
民民猶父母之猶助之而況於以道教民且以

政養民者哉此可見臨海俗之愿而無讕諱訐猶聞有存者豈其咎専在民哉豈其不可轉移也哉嗟夫能毋以政擾民雖繼彭公可也能復以道教民且以政養民雖繼古之爲令者可也

臨海縣重建宣詔亭記　方沂

皇帝邃居閶闔而率宇内若耄倪若飛植若著意夫固詔令爲風雷也令詔令猶古誓誥援書邦家暨尹御欽揚懼後自井田廢於時[illegible]

令令雖小甚佐風雷以陶萬彙等也以故窮崖下邑環治無百户亦必有宣詔之地刻隸向那户且繁何敢弗虔臨海縣南百步故有亭詔中下令合父老稽首無異樓觚稜而瞻飛鳳也庚子火民廬蔓延亭遂毀四明劉君棟綰縣事惕然念非承流所宜鳩工遴材一新故趾始癸卯正月越二月告成費以節用之貲役以更傭之夫宅事以邑之幹勤之士穹梁博礎丹堊彪炳

于其旁後翼以布象舍数楹夫乾以震巽鼓萬物皇以詔令鼓萬民詔令肆頒自朝廷歷監司監司歷州州歷縣朝廷去民最遠監司次之州縣則近民之官也而縣最近故民有休戚利病縣知之最悉而縣長吏或廉或貪或寛或猛關民之命脉又最切宣詔有亭豈直具文而已固在奉而行之也傳曰君制命為義臣承命為信孔子于震取不喪匕鬯于巽取志行順剛皆臣承命之機括令詔令無歲不下曰宥罪曰蠲租曰賑困乏民延頸以俟如蟄而雷如熱而風旦暮不可緩臣奉而行之可緩乎而况於民最近者乎劉君之令臨海也廉於己而寛於民又悉知其休戚利病鄉無邏卒圄無錮囚叙學趣子弟受業蓋字而教之道僃盡民之責可無愧斯亭之建具文乎哉

臨海縣重建縣治記　尤袤

乾道癸巳秋九月臨海居民不戒於火濫爛翕
延以及縣治燔爇俱盡當官者因陋就簡僅能
建三椽於煨燼之中以聽獄訟吏民亡所托足
按牘亡所棲列一遇風雨則沾漬暴露叫呼讙
呶訟牒計簿散壓吏胥之家竄易甲乙莫可質
考縣已以不理後三年予來為州有意興之而無
與任其責者淳熙丁酉秋永嘉彭君仲剛來
主縣事予聞彭名舊矣心固望其有為彭乃言

曰夫環百里之地而為之長聚萬室之衆而聽
其令民社所寄視古子男治必有所一邑之條
教於是乎出而司存弗備亡以施政廢之當舉
舍此孰先然役大用夥非受命於郡則令不得
擅敢以為請予乃畀錢三十萬使營度之是冬
予罷官歸踰年則以彭書來告成矣外為重門
以嚴啓閉上建層樓以斂　勑書治事有所燕
居有室翼以脩廊挾以外廡吏直賓次環列有

序輿者為藏奕者為獄為亭於大門之外以班
詔令為閣於東廡之上以藏按牘為堂為齋
為軒以備宴休游息之地下至於庖湢之所徵
至於什器之末雜至丹雘甃甓之事織悉畢具
規撫堅壯工用精密總為屋八十有一楹中鑿
五池潴水為備復以其餘力建丞簿之舍而新
社稷之壇鄉之荊榛瓦礫之場今乃為高明宏
麗之觀民始識有官府之嚴而稱其所以為邑

大夫之居者問其經費之所出則曰未嘗攻取
而苛斂也凡財之隱於吏而亡籍未之訟於官
而願獻者悉取而拘之鈎校奇贏積絫銖寸故
費廣而不闕問其工役之次第則曰未嘗厲民
而強使也籍竟內之為工者若干官出傭率
如其私之直居處飲食先為規畫使極安便率
旬有五日而迭休之其用夫止及於附邑之三
鄉家止一人人役三日番無過十夫而亦與之

庸省督工程無苟簡怠墮之患謹視給散無稽
留朘削之弊民之與官為市為役者若私家然
故役大而不擾盖經始於丁酉之冬而落成於
己亥之秋問其所以久則曰不敢倉卒而趣辦
也作於農隙而弗奪其時休其力而弗盡其用
慰諭其勤而策其不勉民咸勸趍故功成而不
勞夫聚財有方用民有節舉事有漸顧何往而
不濟哉予嘗謂今之仕莫難於為邑弱者不足

以有為而徒者或以病民幸而得強弱之中則
積負困之姦民撓之欲興事造業有其志而不
克成者多矣又幸而不為積負之所困姦民之
所撓而在上者或不察不得自展其才者亦多
矣當君之始至賦亂政厖隱戶移脫茀可究詰
乃定質劑乃正疆理逋租匿役披露首服吏姦
民莫檢柅齊理田野懽呼訟曰以簡故能不困
於積負不撓於姦民不抑於當路而興舊起廢

不擾而集非庶幾於古之所謂循吏者乎夫褎聚羸羨於單乏之餘可以觀儉謹用民力於偪仄之中可以觀仁積累工役於遲久之後可以觀智是皆足以為吏法而不可使之無傳予既嘉彭君之有成而因其請故遂著其實使後之人得以考而法之非以譽彭君也

臨海縣尉聽壁記　京鏜

縣正之職其任棐輕漢有四部隋之分判重之也臨海附城民事浩繁鑾胥姦嫚為尉者棐其人則政乖在昔紆黃綬皆宗工鉅儒各稱其職自此或為監司郡守侍從輔臣不可槩數得人為盛矣今縉雲葉君禹昌名家之秀學業之贍既修飭政事剏新廨寓且念前人名氏不可以亡傳博攷圖籍歷訪人老童得三十人栞之于石其間年次之不接日月之不詳姑闕之庶他日可續焉後之君子好古博雅必不隱也

尉思隱軒記　林仰

金華王季海作臨海尉葺舊屋闢一楹地為燕息所用梅子真故事名隱軒屬予為記予告之曰君遭時清明少年取科第初官即事賢主人有設搦之重駸駸乎得行其道蓋與子真居然不同然則胡為乎隱哉試妄評之君子之出處而已隱之為言去也仕而有隱志則去就輕去就輕則不為世間勢利之所移是以道可行事可立澤可以及斯民古之人太山覆於前而色不變用此道耳不然則接輿荷蕢之流潔身亂倫之行儒者不取也仲尼轍環天下孟軻歷騁齊梁一不合視萬鍾祿若將浼焉去而不顧故為百世師仕而志乎隱舍是宜無所取法焉季海讀書明理道耿耿不可犯干而恂恂似不能言其鄉里之賢有以氣節聞者季海慕其為人宜其不凡如此是軒之作小出芒角固已超絕

况仕益久閱世益深其又可量也哉予於李海同年生也草木味同且有聯事之好尋知李海他人不及也故樂為記而不辭

黃巖縣聽壁記　方行可

宣和癸卯歲之十月黃岩縣新作聽事告成大夫王公顧諭其客方行可曰昔之為政于此者其賢有聞去而顯於朝者有人焉其流風善政在民至今者有人焉是不可以無紀也縣聽故有壁記辛丑之盜漫為煙埃吾將因新宇之載新復求國朝以来作邑者名氏次以歲月鋟石而寘諸壁使後世有攷且可繼焉子其為我叙之行可不敢辭謹叙之曰縣令長皆古官漢制萬戶為令減萬戶為長令之知縣事古所謂令也黃岩古東甌蓋為邑者尚矣　宋有天下承平日久生齒滋殖著版之民僅十許萬故出宰者率辭尚書左銓熙寧元豐而来以其兼督鹽

莞問自有司辟置或出於朝廷一時之選以故得循良為多前記無復遺迹令大夫訪之故家得於邑士陳褒別記者由宣和而上訖於天禧之元凡四十有一政攝事者九有其姓而亡其名者二其不可攷見者闕之且大其石以俟于後夫近民之官莫重於縣而聽事政之所自成也一號令之出少有不謹輒病百里或遺患於數世之後為政者不可不知也令大夫之賦政

可謂知此矣而又將推以謹來者故人列其右事之歲月俾其政可攷而存後之人坐于是以令斯民苟閱而思之必將曰某善足慕某不善足戒後之視令亦猶令之視昔吾敢不謹乎是則壁記之作豈特著舊而已實百里之賜數世之澤也嗣大夫者其念此哉

黃巖重建聽事記　此碑磨滅　王居安

會稽胡君衍道令黃岩纔數月政平訟理吏畏

之民安之士大夫信之下至海陽山顛黄童白叟莫不知有知縣之賢也邑故有聽事建於宣和之五年令王君然百年矣後雖有修建堂宇者由堂而外尚仍其舊凜焉有棟壓榱傾之虞前令太末陳君汝玫建門廡而聽亦未皇暇君至以嘉定七年六月經始於明年之正月越二月己未乃立木剏大聽五間合從屋凡百二十楹糜緡錢三千米斛三百悉辦之官絲粟不擾於民役替有時廩給不闕凡度工揆材董以邑士周之紀阮時中所以杜吏姦也五月將成君以岳祠得請慮以一簣之虧復累後人於是別儲所須若堊雘甃甓之屬俾主簿陳君武子訖其役且屬居安以紀顛末夫環一邑之境令南向而聽焉有民人社稷之寄固不可以百里儉其居也然令郡縣之官莫難於今泉穀所入有經平居常患日不暇給土木之興良不易剏吾

邑為台壯縣訟繁賦重曩者連數令無善去則駢他令尤難也間有所為則未免科歛百出下不勝擾而上不加卹耳令君至之日未久為之特易而民不知何也始余聞君之官於泉之船司也未嘗市香於泉今聞其宰吾邑也雖杯勺油燭之須必計直入金於官蓋其律己嚴故官事易集其奉已約故公用易饒茲其所以難難而易也與余懼夫來者徒樂其成而不究其所以成故摭其實而告之繼自今聽訟斷獄於斯出政歛財於斯者宜有致焉君名衍衍道其字也

赤城集卷之三終

赤城集卷之四

黃巖知縣續題名記　　蔡範

設官分職凡以為民陳力就列凡以行志然而去民最近與民最親知民之休戚最詳繫民之利害最切則莫重於縣之有令仕而欲行其志蓋必由是官始況黃巖之壤襟山帶海膏腴百萬畝其地日益墾闢甍宇十萬家其民日益蕃庶故凡賦輸之富倍蓰旁邑訴牒之夥夐絕漸

地於是為令不亦尤重巳予範有生最晚昌焉試邑更嘗未多觸事墻面顧累月以來食息無輟區區此心未嘗忘民訪利害察休戚因其可近易親之勢思為之計然誠雖存而力弗逮念雖專而事易移靡因朱墨而志有難行者矣悚然以思寧不自愧聽事舊有石記前令名氏厥後弗繼近事無紀乃咨問父老訂正歲月次其後先用續前石暇日摩挲尋閱緬懷景慕因人考政擇善而從苟克利民循守惟謹期以充鑒之志焉

黄巖縣尉題名記　孫應時

凡官之府舍宜有壁記記在官者名氏歲月示民不忘其故且繼者有攷也黄巖置縣盖五百年昔之尉於斯者宜多名人顧未嘗有所謂記者何哉豈其因陋就簡否則卑之以為官不足記甚亡謂也余之來詢諸邑大夫士與鄉長老

而所稱道省録率不過數十年之近又採之所在屋壁碑識之間蓋可知者僅如此嗚呼其可感矣其愈久而愈不可知矣屬將去官迺書而次之石以俟後之人有所聞者附益焉若尚書右丞忠簡許公之事則其遺文可見噫州縣之官莫如尉冣卑然而亦冣近民有志之士如欲深知民生之艱與為吏之不易以推及乎世之遷變觀古今風俗政事本末求切於實用而精思其所不及則雖犇走勞悴於塵埃簿書之地疑非所當厭也聞古之士不卑小官而必行其義觀斯記也其先乎余者有可慕其後於余者不敢不敬告也

重建黃巖縣尉廳記 此碑糜滅 謝直

四明楊璘子美作尉黃巖撤舊治而更創之凡門廡聽事堂寢房舍庖湢其楹六十以為官者之宅居宅之西有地夷曠累基臺以望曰見山之

臺翼亭以憩曰傳香之亭即其臺間中號池沼四
隅雜藝花竹古梅怪松特為奇觀乃更結草扁
以歲寒以為燕適之所梁河重析前直縣南所
謂委羽洞天之山繚墻夾道卒廬射圃以為閱
習之場鉦鐃鼓鐸弓[redacted]旌鉤格斧鋸[redacted]搭箭杓
具庫筦鑰以為警邏之備凡糜錢五百萬鹼廩
二百經始於辛未之孟秋落成於壬申之仲夏
既乃因其長大末陳公魯叜請記直按開寶之

元營繕大内告畢遂詔天下郡邑修立衙宇其
制之大畧節察知巡羅着著隱僣之籍送相付
授幕職州縣受代則對書考課之曆致損者殿
一選增葺而不煩民者加如之厥後有司攺廢
而他官不顯書吏績考功止批七事此制因為
弗開宦遊者視所居曾不若叔孫昭子之於傳
舍一榻之寄凝塵滿席甚或撤尾破柱苟給竈
養追其有所興作胥動繹騷斂怨一方無簡書

書之畏矣余承令君之命問子美以資費所出曰縣家所助益五十斛它吾自輸之擇材賦工必堅必良塗塈丹艧必緻必精吾計其久不計吾其費念其費不念吾其勞君其問諸野吾惟子美之輕財舉事誠非人人力之所及而子美之成功遺後者將非人人來則居之哉子之移氣體于之蒞官事于之事父母于之樂妻孥于之燕僚友爾休爾游爾宵爾晝無所不可詩云予室翹翹風雨所漂搖保周修飾使更閱終古而輪奐常新豈子美是為抑開寶之所以推躬逮下者華華萬世臣子尚有詔也記之謂何

天台縣題名記　韓元吉

寓天下之治曰郡與縣其簿書期會獄訟米鹽之職縣實百於郡蓋郡則有掾有曹各司其局而守特視其成焉縣之官丞主簿尉與令為四號為通其事然令無按察丞主簿尉掌治各有

它例不能分總縣務其極悉萃於令旦起闘訟者立庭下按數其牒眊焉已不勝其煩獄之辭畢聽而後蔽暇則督民賦課出納謹帳籍官廩士學戍兵役隸月會而須給縣或當孔道軌券而候驛者日羅絡廡序持文檄相恐動赭皂之衣淵前間有率辦必取具於常賦之外上官便文自安不問所從來民或誚語則以咎令又為令者秩不過七八品勢力卑甚里居之豪寓公

之老相與狙詐誤騰謗讟脅令以營其私不則摇撼踞誹必使之去而後已令之缺榜於詮曹者率數十閱歲踰時皆憚不敢覬然國家之制由選調而更京朝必歷令而正其資號曰親民比歲蓋嚴其格往往不得命為他官由是士亦勉強自勵其才以試於縣紹興二十五年吾兄子雲始為令於天台以為天台極兩浙之東南其地冨山水玉京金庭俱天下勝觀可以乘吏

役之休逃禪訪道從隱君子遊資祿以養親且
憊夫令之名而已則偟偬亦不暇給既而嘆曰
縣固有劇易事無不可為者因為之竭日夜之
力䟎剔刮磨不事表襮一意而持之未幾吏民
亦坦坦向化始得從事於文墨之間而縣之前
令名氏漫不可攷乃訪諸塔廟之題識推以案
牘之歲月得其可見者自鄭至道而下纔二十
二人將礱石刻於聽事之左元吉方學邑於建
安從吾兄以問政因書其事以為題名之始云

僊居縣令聽壁記　方行可

台州之屬縣五僊居尤為古邑秦漢之交地空
於荆吳閩越之間西晉置郡稱臨海而縣名始
豐後析其南鄉別為縣曰樂安實東晉之永和
二年也仙居即樂安舊壤宋齊因之隋既吞陳
乃併為臨海唐一天下武德辛巳改郡為台州
縣仍隸焉至上元乙亥凢五十五年間再廢再

置且易曰永安而遷治孟溪即今縣舍也五季
不軌吳越僭擅專二浙之地縣與州俱溺焉皇
朝削平海宇蘇救疲瘵州治屬浙東觀察縣仍
治孟溪者尚名永安逮景德丁未四月詔改曰
仙居以其洞天名山屏蔽周衛而多神仙之宅
因以名焉民旣康復日以繁富今則鄉大而户
逾萬歲之常賦與夫苗役之息貫石疋兩無慮
七萬其催呼期會輸入賦與先後不齊繼之以

平決枉直應奉符檄宣上之澤達下之情
一縣乎縣之令令之職重於古今也蓋以此夫
邑之治否繫民之休戚在乎令之才不才然其
所以為治一於奉朝廷法而所施之術則不同
大縣適才明識持以至公則教行令孚政成之
速不然則嗷嗷之口豈易防遏耶新昌石君來
令於此未幾而頗多豫暇於是稽版籍之簽書
推而正之至於端拱令凡二十有九員端拱而

上無從而考景德四年以來爲仙居者又得其始至與夫代去之歲月各從而書之刋于辟石嗚呼諸公之名久塞而遷遁晉晦而今顯由吾石君以發揚之也

僊居縣題名記　　許景龍

令辟有記所以紀遠近別同異而治政之能否遺愛之淺深可不須而自見也仙居舊有題名繇端拱以來凡九十五人中更兵盜自何中以下不得其到罷歲月者十有三猶闕疑以待知者遺墨所存將浸就漫漶大懼不足永其傳余將代去亟伐石更刻使行列相從粲然可覩嗚呼三百年間善政有足稱紀殆不一二而邑人相與祠祝之者寔學陳公而已然則令茲邑者陳公其標準歟余故表而出之且以自警

僊居縣重修丞廳記　　趙善宿

安州長貳之居古傳伉壯遭燬燼餘惟長所厯

錢古貳以佐官略於籌遠僦工輸才取具一時規模湫隘綫半故基耳中更繕修亦復因陋就簡隨治隨圮震凌不支嗟夫事土木殫功役固非為政者宜先然莅官之所視漏弗填視傾弗持斯豈人情也耶政三歲一更僕亾一歲官撤事簡思無以遺後龜日鳩工制不踰度役不淹時合内外而一新之茲非為身計姑以貽將來云

僊居縣重修尉廳記　俞建

州丘列邑凡五僊居雅號簡靖然勾稽巡徼共二視他邑獨旁午居官者諰諰彝命疇暇過土木而問錢君子立繇辟水擢太常第英粹愜裕不畀其官敏以濟恪事修政舉庀職之又明年顧聽事撓敝欲壓創始宣和今垂百禩紹興丙子小嘗繕葺寖復四紀繼者憚費忽傾謾弗訾省子立從容諗邑大夫林君岳曰竭來充位再

稔閱朞月即踐更官游素講營創矧氣力差卑
敢犯不韙徒念録録塵埃蔑圭黍裨縣官此屋
不修且壞誠不忍累後人寸鏹粒粟縱乏敢或
一毫蠹民寧輟已不靳易腐苴罅償攴永久吾
心庶幾馬邑大夫嘉其言而縱臾之謂悒日浮
食逆施尸厥官舉世總總子立問津青冥慨然
自詭為來者地端未多見迺率先捐錢五萬佐
費子立復捐俸繼馬木取之官山他費率視市

直隨給工徒就募計日疇予棟幹之蠹敗尾不
之闕裂悉易新之東有老屋三楹隋瘝罘甚併
復增葺闕壯加昔合其費實半鼎創輪奐飛峙
冊垂照映經始於中夏之旬有七日不匝月斧
斤即工役成而民不知過者交口歎羨寧知子
立丹有餘地茲特經畫之瑣瑣者歟夫擾不及
民仁勞已佚人義役不淹時智為人所難勇捐
俸克費厲疊是五者可書不可書子立名撫家

攜李余里人也

僊居縣主簿聽記　俞建

簿職句稽上而臺寺監下而縣崇庳雖異責成之意畧等縣隘或不具官尉共二尉逐逐警邏無寧晷自救弗贍又分其力於簿簿責未必塞併與尉事漫弗理近制簿不撥委督覈不同他曹僊居縱號清簡無簿得乎前郡守李公廉奏置簿於戊辰官具而廨猶闕越四年趙君彥儋

來僦舍隘陋不堪着足得舊營廢址屋之簿有廨自君始寸甓弗恩徵民朞年班輸僝工翬飛翼翼士民創見舉譽其才余告之曰子居官而不治其舍恥也治舍而或尸厥官亦恥也子奉職以勤恪聞昕暮坐曹無曠事是能治其官如法舍矣事固有大於簿者孜孜振飭聣今所立不既多乎落成請記就以勉之

寧海知縣題名記　樓府

政和六年余自連山儀曹用還堂關改差四明
儀曹掾是歲孟秋假道茲邑遇青田劉侯倚友
之為丞也宣和二年自明州昌國縣令改秩堂
除越州餘姚縣東歸待次是歲季秋假道茲邑
遇劍川沈侯賢佐之為宰也二侯鄉曲親故皆
得以賓禮敘舊每過僧坊一宿而邁見其市井
蕭條人物稀鮮官舍卑陋山嶺崎嶇無一事之
可人意誓斷不復過此洎宄賊殄滅沆海之官
至越而舊物已為有力者奪徘徊未知所向朝
廷不忍無罪報罷忽降御筆易地於茲顧雖有
平昔誓斷之言而君命不敢逡巡遂以宣和三
年季冬廿六日赴上始即輿席竊歎三至皆有
為焉治事旬浹四壁蕭然獨有題名一記以木
為之龕乎聽角余又嘆前賢製此將以為名也
殊不思邑之窮僻既不足以得名木之易朽又
不足以久其名政宜付樵蘇不若已之之為愈

逮攷其姓氏同弈梓者二人（楊光祖 沈賢佐）有雅故者三人（呂康卿孫大 廉教知言）常半面者三人（史邈穀 李陳頊）或以政事稱或以文章顯其巖稱籍甚固不俟龜跗王箸已自流傳於無窮矣然念古人好名尚有況碑江水俟千歲之後谷變為陵庶幾可見余又安敢以邑之窮僻木之易朽以廢前賢為名之心哉於是礱石移刊以成其美

寧海縣尹題名記　吴子良

寧海令題名記不知始何時宣和間樓府爲記稱始鋟以木更用石焉然頗以并聚僻寂小其縣寶慶二年冬會稽王君至僻寂者漸稠密矣君顧謂縣當問民俗不但誇并聚民俗厚雖僻寂未宜小民俗薄雖稠密未足誇也寧海之民力耕釣安賦輸見謂勤朴於今尚爾意其在宣和前未接京邑華靡事其俗之厚無疑矣而可以僻寂小之哉然令既漸稠密亦漸熾於爭蓋

地迫山海産慳食嗇有足憫者未可遽咎其俗之薄也且人情本尚平縱趨險可復御以險乎人情本尚易縱趨難可復御以難乎自是潔已寃民隱每黎明達分夜甲是乙否語同家人所與奪一於理義威術弗伏也聽之東有堂老幾什葺之如新榜平易以見其志旣又謂題名雖更用石刻亦磨漫不可讀別市石重刻之增本朝而上三人焉曰劉轂曰陳仲通仕梁唐風贖

不大著曰陳長官名莫詳矣而知其仕吴越吴越議增賦上書死争以免由是觀之果援其民以避險難千載詎終泯耶今石之上名氏班班苟過其下一二數孰為追繼陳者孰為遠愧陳者有聳慕而遐思有怒背而切齒豈眇得以肆臧否賤隸得以公賞誅可畏而不可誣也式勸式戒具兹石焉然則以僻寂小其縣民之望於令者安在以平易乎其俗君之望於後者有竟

子君名準字端已遂初先生之次子於是世其家矣

寧海縣丞聽壁記　劉倚交

崇寧甲申大觀戊子是邑兩置丞職皆踰年詔罷政和壬辰丞職復置余以初第承乏茲任前此雖越兩政皆以中廢而公廨不克治余至則僦舍編民隘陋苦之既而得地於縣之西隅以歲在癸巳九月經營越明年正月告成址而柱者凡二百二十有二地木稱是又闢縣之垣以跨橋曰通德因聽之餘以構堂曰松吟亦足以資出入燕息之便也一日落成士民縱觀有驚眎夸睨若見賞者有俯眉顰語若見勞者又有欲笑而顧不解欲言而聲不揚若見誚者夫見賞者余知其樂此基構之成也見勞者余知其衂此造爲之勤也求其見誚者不可得竊思之固有在矣得非謂仕宦所寓比傳舍爲稍久今

基搆造爲之功非不知其僭且至也然斧墨未乾爨突未黔代者告至徒役役爲後人資耳況繼而居者未必察察而未必德也雖然彼見誚者固有理而所以誚者乃余志也士之有爲於世者期以身任天下之重要皆使人人獲安利而後已況朝夕從事無非盡其所以爲人者於一室勞佚又何較焉若夫察與不察德與不德尤非所問也雖然繼是居者苟能壞者思完弊者思新毋頽我窓牖毋毀我器用毋以一時苟簡而忘後人長久之利使向之見誚者於余心爲無媿亦仁人之賜也因其落成故序此以俟賢者

寧海縣主簿聽辟記　李知微

設官分職各有攸司自一命而上至于天子之大吏錄簿書期會逵而至於坐而論道俾各務其官而修其方用志不分若將終身則事無有

不舉而民無有不理雖至於大治可也仲尼覆生之器祭必先於簿正迨俗化陵夷乃有高士不為主簿之說余嘗疾之寧海亦萬家之邑官簿散脫為甚盜而去之者家日以益裕而名存實亡者致無以自給令欲一釐正之使黠吏不得竄跡於其間而良民受其賜不在勾稽之職乎主簿栝蒼陳公儒家者流沉靜端毅蒞事茲久官修道行廼以辟記之闕一朝作新命知識記著歲月故因述其說如此異時必有指是刻而相告曰自某充是官而籍之散忌愈甚也自某善其職而散者因以復合也則斯記之設豈無所取云爾哉翔歷年于茲故多聞人則揭而著之以示不忘茲亦後來者之責也陳公名雅盖學校舊人令所可得而記者僅二十有三人云

寧海縣新建譙樓記　錢惟演

古者郎官出宰雖班有土之權縣令得人自契震雷之象所謂子男之國實爲父母之邦其政不得不修其門不得不壯是故羲經設位式著乾坤之名老氏垂文亦陳道義之說盖以限閫域於内外順闔闢於往来其或肇創重楼齊列大道斯又為一時之輪奐使百世之謳謡者也當邑漢會稽之回浦鄞二縣地也後漢改回浦爲章安晋孝武太元二年分鄞章安户置之唐

武德中改海州為台州寧海屬焉自開皇迄唐大曆其間興廢靡定遷改不常圖牒具存斯不復載眷惟靈壤實曰奥區地接天台路連石姥時生英秀代出神僊一泒桃源阮肇舊遊之勝境千尋瀑布興公作賦之鄰邦自武肅有國縣署之前本無崇構門閫之設止乃平居浸歷歲華率皆頽毁梁柱悉蠧陶甓不完風雨雪霜欒櫨莫庇皇上耕籍之年秋八月我武寧章公来

蒞是邑性惇寬裕動合典常專文學之科預英雄之選以詳雅鎮俗以惠愛字民雖位屈於十銓而利均於千室下車數月布政多閒勝廣廈以爰周歎閈閎而未備有邑人陳繼安暨鄉鄙耆艾等列狀獻誠願謀新作既輿情之允洽豈人欲之可違公察以由衷聿從其志故冬十有二月因農之隙庀徒以時大則輸梁棟之材小則致榱桷之用官無醵斂民皆義從押録薛宗

等夙尊公庭恪居吏局共謀樸斲盡瘁勤勞費畢嬖隨上下丕纍一心衆力百倍厥功暴稍改兩閭與樓成軒櫓苹空烟霄咫尺欒櫨交結丹滌楣鮮晴曦下照於觚棱翠巘四圍於棐壇雙扉洞啓宜駟馬之並驅層構鼎新若蜃雲之孽出華不極侈倫皆中規仰之彌高觀者如堵翌日公乃謂塩榷侍禁王君贊府評事　君曰我之政必葺幸已成矣豈非由能幹之宏假通明

之奧思以茲公共成此門不然則何以致累任之闕一旦而備宜乎張絲竹羅樽俎會同僚登是樓而凭之遠可以觀耒耜之勤近可以採風俗之謡比夫庾元規之登望王仲宣之銷憂彼皆賞翫物象娛悅情興不足同年而道耳於戲斯邑也剏置近數百年斯門也朽腐知數十載是邑之民得不思經度乎所以然者蓋以待明公而作之庶播其芳風者哉余受代綦丘經游花縣俾茲撰述靡容固讓敢以直書是歲五月二十有七日記

赤城集卷之四終

[illegible]此門[illegible]然則何以發[illegible]
是樓而[illegible]先之遠可以徵[illegible]之勤近可以探風
俗之諸比夫庾元規之登望王仲宣之騁懷後
皆賞翫物象娛悅情興不足同年而道耳於戲
斯邑也叙置近數百年始得此樓而知斯[illegible]
于十有七日[illegible]以[illegible]
後學[illegible]撰[illegible]谷園[illegible]以直書[illegible]